



何香凝美术馆
艺术史名著译丛

范景中 主编

历史及其图像 艺术及对往昔的阐释

〔英〕弗朗西斯·哈斯克尔 著
孔令伟 译 杨思梁 曹意强 校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

何香凝美术馆·艺术史名著译丛

范景中 主编

历史及其图像

艺术及对往昔的阐释

〔英〕弗朗西斯·哈斯克尔 著

孔令伟 译 杨思梁 曹意强 校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8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历史及其图像：艺术及对往昔的阐释 / (英) 弗朗西斯·哈斯克爾著；孔令伟译. —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7
(何香凝美术馆·艺术史名著译丛)

ISBN 978 - 7 - 100 - 15436 - 9

I. ①历… II. ①弗… ②孔… III. ①艺术史—研究—西方国家 IV. ①J110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248576号

权利保留，侵权必究。

历史及其图像

艺术及对往昔的阐释

〔英〕弗朗西斯·哈斯克爾 著

孔令伟 译

杨思梁 曹意强 校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ISBN 978 - 7 - 100 - 15436 - 9

2018年1月第1版

开本 670×970 1/16

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张 48¼

定价：172.00元

Francis Haskell

**History and Its Images:
Art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st**

Copyright © 1993 by Yale University

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
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copyright ©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根据耶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译出。

“何香凝美术馆·艺术史名著译丛”编委会

主 编：范景中

副 主 编：邵 宏 李本正 杨思梁 乐正维

学术策划：黄 专

编委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：

万木春 方立华 乐正维 李本正 杨思梁 陈小文 邵 宏

范白丁 范景中 黄 专 傅无为（德） 鲍静静

总序

范景中

卡夫卡曾说：通天塔建成后，若不攀爬，也许会得到神的宽宥。这一隐喻，象征了语言交流的隔绝。同样的想法，还让他把横亘的长城与通天塔的垂直意象做了对比。不过，攀爬通天塔所受到的惩罚——“语言的淆乱”，却并未摧毁人类的勇气。翻译就是这种魄力与智慧的产物。

7世纪，玄奘（？—664）组织国家译场，有系统翻译佛经，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伟大事件。那时，为了满足信众的需要，印刷术或许已经微露端倪，但译本能广泛传播，最终掀起佛教哲学的神化风宣，还要靠抄书员日复一日的枯寂劳动。20世纪敦煌藏经洞的发现，让人们能够遥想千年前抄书的格局。当年抄书员普普通通的产品，现在都成了吉光片羽。

远望欧洲，其时的知识传播，同样靠抄工来临写悠广。但是两个半世纪后的公元909年，开始传出一条消息，说万物的末日即将迫近。这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恐慌，知识的流动也面临着停断的危险。处在如此岌岌危惧之际，心敬神意的抄书员或许会反问自己，继续抄写这些典籍有何益处，既然它们很快就要烟灭灰飞于最后的审判。

他们抄录的书，有一部分就是翻译的著作，是让古典微光不灭的典籍。幸亏抄书员不为 *appropinquante mundi termino* [世界末日将至] 的流言所撼动，才让知识最终从中古世纪走出，迎来12世纪的文艺复兴。

这些普通的历史常识，让我经常把翻译者和抄书员等量齐观。因为他们的工作都不是原创。有时，欣赏南北朝写经生的一手好字，甚至会觉得翻译者还要卑微。不过，我也曾把一位伟大校书者的小诗改换二字，描绘心目中

所敬重的译者—抄工形象：

一书迢译几番来，岁晚无聊卷又开。

风雨打窗人独坐，暗惊寒暑迭相摧。

他们危坐于纸窗竹屋、灯火青荧中，一心想参透古人的思想，往往为了——字之妥帖、一义之稳安，殚精竭思，岁月笔端。很可能他们普普通通，只是些庸碌之辈或迂腐之士，但他们毕恭毕敬翻译摹写那些流芳百世的文字，仅此一点，就足以起人“此时开书卷，心魂肃寻常”之感。更何况，若不是他们的默默辛苦，不朽者也早已死掉了。

玄奘大师为翻译所悬鹄的“令人生敬”，大概就隐然有这层意思。这也使我们反躬自问：为什么让那些不朽者不朽？我想，答案必定是人言言殊。但最简单最实在的回答也许是，如果没有他们，我们的生活就少了一个维度，一个叫作时间的维度；它一旦阙如，我们就会像是站在荒漠的空旷之野，前面是无边的茫茫，身后是无边的黯黯。

我推测，歌德的几行格言短句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：

Was in der Zeiten Bildersaal

Jemals ist trefflich gewesen

Das wird immer einer einmal

Wieder auffrischen und lesen.

(*Sprüchwörtlich*, II, 420)

歌德说，在时间的绘画长廊中，一度不朽的东西，将来总会再次受到人们的重新温习。这几句诗和歌德精心守护文明火种的思想一致，它可以用作翻译者的座右铭。

文明的火种，概言之，核心乃是科学和艺术。科学是数学、逻辑的世界，艺术是图像、文字的世界。撇开科学不谈，对艺术的研究，尤其对艺术史的

研究，说得大胆一些，它代表了一种文明社会中学术研究的水平，学术研究的高卓与平庸即由艺术史显现。之所以论断如此，也许是它最典型代表了为学术而学术的不带功利的高贵与纯粹。而这种纯粹性的含量，可以用来测试学术的高低。王国维先生谈起他羡慕的宋代金石学也是这样立论的：

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，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，互相错综。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、沈括、黄庭坚、黄伯思诸人著述中，在在可以遇之。其对古金石之兴味，亦如其对书画之兴味，一面赏鉴的，一面研究的也。汉唐元明时人之于古器物，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。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，乃陵跨百代。近世金石之学复兴，然于著录考订，皆本宋人成法，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。（《王国维遗书》，第三册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第718页）

观堂的眼中，金石学属于艺术史。金石器物就像书画一样，最易引牵感官的微蹟纤末，带起理性的修辞情念。宋代的学术之所以高明，正在艺术兴味的作用。陈寅恪先生也是同一眼光，他评论冯友兰的哲学史，说过类似的意见，《赠蒋秉南序》也赞美“天水一朝之文化，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”。

追随这些大师的足迹，我们不妨发挥几句：一个文明之学术，反映其势力强盛者在科学技术；反映其学术强盛者在艺术研究，鉴赏趣味与研究趣味的融合，最典型则是艺术史的探索。这是将近两百年来世界学术发展的趋势，现代意义的艺术史著作、鲁莫尔的《意大利研究》[*Italienische Forschungen*]（1827—1832）可作其初始的标记。它出版后，黑格尔不失时机引用进了《美学讲演录》。

恰好，鲁莫尔[Carl Friedrich von Rumohr]（1785—1843）也是一位翻译家，是一位为学术而学术、不计名利、不邀时誉的纯粹学人。他研究艺术史出于喜爱，原厥本心，靠的全是个人兴趣。Character calls forth character[德不孤，必有邻]。参与这套艺术史经典译丛的后生学者，不论是专业还是业余，热爱艺术史也都是倾向所至，似出本能。只是他们已然意识到，社会虽然承平日久，

可学术书的翻译却艰难不易，尤其周围流行的都是追钱追星的时尚，就更为不易。这是一个学术衰退的时期，翻译者处于这种氛围，就不得不常常援引古人的智慧，以便像中古的抄书员那样，在绝续之交，闪出无名的、意外的期待。1827年7月歌德给英格兰史学家卡莱尔 [Thomas Carlyle] 写信说：

Say what one will of the inadequacy of translation, it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valuable concerns in the whole of world affairs. [翻译无论有多么不足，仍然是世界的各项事务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工作。]

他是这样说，也是这样做的。我们看一看汉斯·皮利兹 [Hans Pyritz] 等人1963年出版的《歌德书志》[*Goethe-Bibliographie*]，翻译占据着10081—10110条目，约30种之多，语言包括拉丁语、希腊语、西班牙语、意大利语、英语、法语、中古高地德语、波斯语以及一些斯拉夫语。翻译一定让歌德更为胸襟广大、渊雅非凡，以至提出了气势恢宏的 *Weltliteratur* [世界文学] 观念。他的深邃弘远也体现在艺术研究上，他不仅指导瑞士学者迈尔 [Johann Heinrich Meyer] (1760—1832) 如何撰写艺术史，而且自己也翻译了艺术史文献《切利尼自传》。

歌德对翻译价值的启示，我曾在给友人的短信中有过即兴感言：

翻译乃苦事，但却是传播文明的最重要的方式；当今的学术平庸，翻译的价值和意义就更加显著。翻译也是重要的学习方式，它总是提醒我们，人必犯错，从而引导我们通过错误学习，以至让我们变得更谦虚、更宽容也更文雅，对人性的庄严也有更深至的认识。就此而言，翻译乃是一种值得度过的生活方式。(2015年5月29日)

把翻译看为一种值得度过的生活方式，现在可以再添上一种理由了：人活在现象世界，何谓获得古典意义上的 *autark* [自足]，难道不是把他的生命嵌入艺术的律动？翻译这套书也许正是生命的深心特笔，伴着寒暑，渡了春魂，摇荡于艺术的律动。这律动乃是人类为宇宙的律动增美添奇的花饰绮彩。

本丛书由商务印书馆与何香凝美术馆合作出版；书目主要由范景中、邵宏、李本正、黄专和鲍静静拟定，计划出书五十种；选书以学术为尚，亦不避弃绝学无偶、不邀人读的著作，翻译的原则无他，一字一句仿样逐写，唯敬而已。

草此为序，权当嚆引，所谓其作始也简，其将毕也必巨也。



卷首图 约阿希姆·冯·桑德拉特,《神像手册》卷首插图,1680年

献给尼克

他会发现，书中的很多想法在我们合作前一部著作时，已然在我的脑海中成形。





致 谢

IX

多年来，很多人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一直为我提供帮助，我对他们心怀感激。许多人回答了我的问题，为我提供想法和信息，允许我接触他们掌管的材料，并不厌其烦地帮我获取插图，我也深表谢意，他们是：已故的让·阿代马尔 [Jean Adhémar]；戴维·亚历山大 [David Alexander]；乔纳森·亚历山大 [Jonathan Alexander]；杰拉尔德·艾尔默 [Gerald Aylmer]；珍妮特·巴克豪斯 [Janet Backhouse]；巴利斯 [A. Balis]；巴克尔·本菲尔德 [B. C. Barker-Benfield]；马丁·布鲁克 [Martin Brooke]；帕特丽夏·福尔蒂尼·布朗 [Patricia Fortini Brown]；凯文·布彻 [Kevin Butcher]；安德里亚·布佐尼 [Andrea Buzzoni]；洛美·坎贝尔 [Lorne Campbell]；安托万·卡伦 [Antoine Caron]；约翰·彻丽 [John Cherry]；蒂莫西·克莱顿 [Timothy Clayton]；理查德·库珀 [Richard Cooper]；保罗·库洛特 [Paul Culot]；约翰·昆纳里 [John Cunnally]；卡罗尔·多德 [Carol Dowd]；约翰·弗莱明 [John Fleming]；乔纳森·富兰克林 [Jonathan Franklin]；洛德维科·弗兰佐尼 [Lodovico Franzoni]；伯顿·弗雷德里克森 [Burton Frederickson]；卡罗·金斯伯格 [Carlo Ginzburg]；帕斯卡·格里内耶 [Pascal Griener]；恩里克塔·哈里斯 [Enriqueta Harris]；科林·哈里森 [Colin Harrison]；安·霍丽 [Anne Holly]；休·昂纳 [Hugh Honour]；克里斯托弗·豪奇戈 [Christopher Howgego]；迈克尔·茵伍德 [Michael Inwood]；安德烈·雅姆 [André Jammes]；马克·琼斯 [Mark Jones]；马丁·考夫曼 [Martin Kauffmann]；迈克尔·考夫曼 [Michael

Kauffmann]; 布拉姆·肯珀斯 [Bram Kempers]; 凯西·金 [Cathy King]; 马里昂·科尼克 [Marion Koninck]; 托马斯·卡伦 [Thomas Kren]; 彼得·克吕克曼 [Peter Krückmann]; 希拉·李 [Sheila Lee]; 安东·范德莱姆 [Anton van der Lem]; 威利·德·卢普 [Willy de Loup]; 克莱尔·里昂 [Claire Lyons]; 伊丽莎白·麦克格拉斯 [Elizabeth McGrath]; 尼尔·麦克威廉 [Neil McWilliam]; 艾莉·米勒 [Elly Miller]; 伯特兰·迈拉比 [Bertrand Meyrab]; 克里斯蒂安·迈克尔 [Christian Michel]; 奥利弗·米利亚尔爵士 [Sir Oliver Millar]; 珍妮弗·蒙塔古 [Jennifer Montagu]; 乔治·佩因特 [George Painter]; 勒南·波尔斯 [Renan Pollès]; 克里斯托夫·波米扬 [Krzystof Pomian]; 多米尼克·波诺 [Dominique Ponnau]; 亚历克斯·波茨 [Alex Potts]; 已故的门纳·普雷斯特维奇 [Menna Prestwich]; 及玛西亚·里德 [Marcia Reed]; 玛丽安·罗兰·迈克尔 [Marianne Roland Michel]; 露丝·鲁宾斯坦 [Ruth Rubinstein]; 安托万·施纳佩尔 [Antoine Schnapper]; 萨尔瓦多·塞提斯 [Salvatore Settis]; 弗朗索瓦·苏沙尔 [François Souchal]; 安德鲁·斯图尔特 [Andrew Stewart]; 弗朗哥·斯特拉祖洛 [Franco Strazzullo]; 迪尔克·德·福斯 [Dirk de Vos]; 露西·惠特克 [Lucy Whitaker]; 乔恩·怀特利 [Jon Whiteley]; 琳达·怀特利 [Linda Whiteley]; 马雷克·佐尔尼亚克 [Marek Zgorniak]; 兹德兹斯洛·奇古尔斯基 [Zdzislaw Zygulski]。显然, 我还省略了很多名字, 此处诚恳地向他们表示歉意。在我的讲座上, 许多听众对本书主题有中肯的、有时也是极为重要的建议, 我无法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, 这是一件憾事。

对我而言, 很多机构和个人非常重要, 我希望能单列出来, 并致以特别谢意。我意外接到盖蒂博物馆 [Getty Museum] 邀请, 并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月时光。在圣莫妮卡 [Santa Monica] 山下, 我有了极为理想的工作条件 (主要得益于工作人员的耐心帮助以及图书馆的资料), 要不是这样, 我也不可能从容地完成这部著作。当然, 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图书馆、艺术史系图书馆, 以及博德利 [Bodleian] 图书馆所属的汉弗莱公爵 [Duke Humfrey] 图书馆对我的帮助更是无法估量, 其工作人员亦不辞劳苦, 贡献良多。对于瓦尔堡研究院图书馆、伦敦图书馆, 我也同样充满谢意, 伦敦图书馆馆员道格拉斯·马修 [Douglas Matthews] 为本书编制索引, 我的感激之情更

是难以言表。

已故的阿纳尔多·莫米利亚诺 [Arnaldo Momigliano] (在正文中,我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地提到过他)写过一篇极为出色的论文,我深受启发,并对其中的某些想法做了进一步阐发——我几乎一直没有机会和他面对面进行交流,真是莫大的遗憾;恩斯特·贡布里希 [Ernst Gombrich] 出席过我最初的(三场)讲座,这几次讲座构成了后来这本大书的核心内容——他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建议,对本书的影响无法估量,短短几句话实在难以道尽。尼古拉斯·庞尼(本书就是献给他的)通读了全书打印稿,并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——其余不足和错误之处都是我的责任;琳达·克林格 [Linda Klinger] 慷慨出示(并同意我引用)了她那篇论保罗·吉奥维奥 [Paolo Giovio] 的论文,当时这篇论文尚未发表,我相信此文不久就会刊出。有好几次,我甚至想完全放弃整个写作计划,还好有希拉·巴拉德 [Sheila Ballard], 她友好、耐心而又高效地帮我安排好一大串杂乱琐碎的事务,让我得以安心写作。约翰·尼科尔 [John Nicoll] 和吉莉安·马尔帕斯 [Gillian Malpass] (她以出色的想象力和技术对本书进行了版式设计)的友谊和鼓励,让我和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合作过程变得非常愉快,也非常令人满意。至于我的妻子,我亏欠她的实在太多,言语难以表达。